

世界奇幻文学名作

魔法师霍尔系列之一

魔幻城堡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22420

魔法师霍尔系列之一

魔幻城堡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何宁 译



SCG77/2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幻城堡 / (英) 琼斯 (Jones, D. W.) 著; 何宁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06

书名原文: How's Moving Castle

ISBN 7-115-12544-9

I. 魔… II. ①琼… ②何… III.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350 号

HOWL'S MOVING CASTLE by Diana Wynne Jones

Text copyright © Diana Wynne Jones 198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People's Post & Telecom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ldren's Fun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授予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出版物之任何部分进行使用
登记号 图字: 01-2003-8373 号

书 名: 魔幻城堡

作 者: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译 者: 何 宁

封面绘图: 陈兴兴

装帧设计: 杜 平

责任编辑: 陈静宇

出版发行: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100009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2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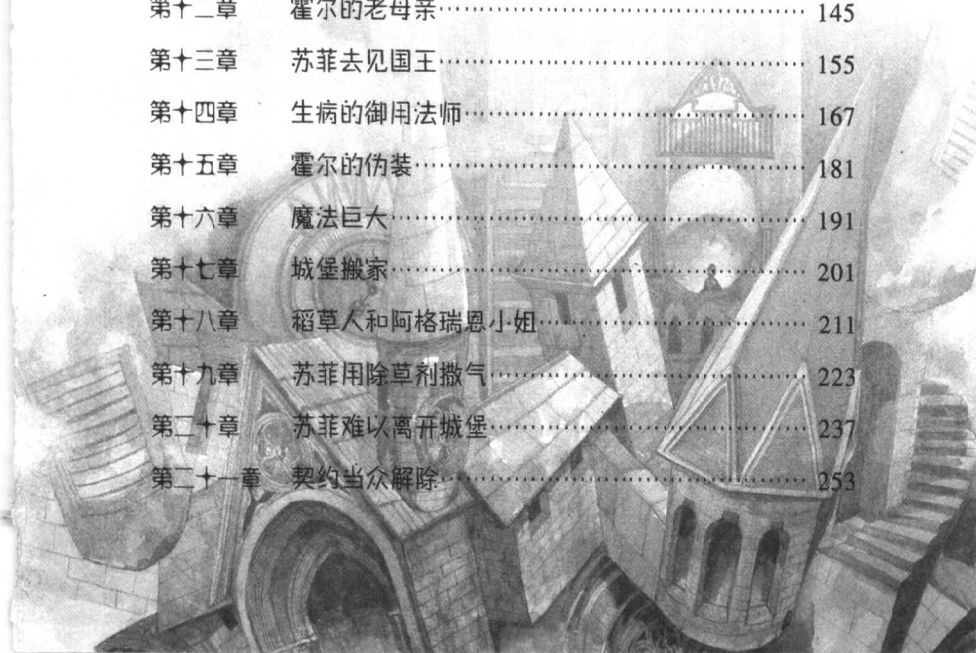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0

书 号: 7-115-12544-9/G · 1173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苏菲和帽子聊天·····	5
第二章	苏菲离开了家·····	19
第三章	苏菲进入城堡·····	35
第四章	苏菲发现怪事·····	45
第五章	大扫除·····	55
第六章	霍尔与绿黏液·····	69
第七章	稻草人·····	83
第八章	苏菲离开城堡·····	97
第九章	麦可与魔咒·····	109
第十章	克西弗的暗示·····	121
第十一章	霍尔寻找魔咒·····	131
第十二章	霍尔的老母亲·····	145
第十三章	苏菲去见国王·····	155
第十四章	生病的御用法师·····	167
第十五章	霍尔的伪装·····	181
第十六章	魔法巨大·····	191
第十七章	城堡搬家·····	201
第十八章	稻草人和阿格瑞恩小姐·····	211
第十九章	苏菲用除草剂撒气·····	223
第二十章	苏菲难以离开城堡·····	237
第二十一章	契约当众解除·····	253



· 第一章 ·

苏菲和帽子聊天





在到处是七里格靴和隐形衣的英格里这地方，身为三姊妹中的老大可不是件好事。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三个人出门闯荡的话，你准是头一个出丑的。

苏菲·海特就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她可不是个穷伐木工人的孩子，就像老故事里总提起的那样，要是家里穷，说不定她还有成功的机会。苏菲家境富裕，父母在繁华的奇平镇上开着家女帽店。其实她的亲生母亲在苏菲两岁时就去世了，那时她的妹妹莱蒂才刚一岁。苏菲的父亲和店里最年轻的售货员，美丽的金发女郎范妮结了婚，不久，就生下另一个妹妹玛莎。一般来说，玛莎的出生会让苏菲和莱蒂两人变成邋遢的丑姑娘，可事实上三个女孩子都长得十分动人，而且有人说莱蒂是最漂亮的。范妮对三个孩子也一样的和蔼可亲，从不对玛莎有一点点偏心。

海特先生对自己的三个女儿十分自豪，送她们上了镇上最好的学校。苏菲是最好学的，她看了不少书，于是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几乎不可能拥有一个有意思的未来。这让苏菲有点失望，但她还是觉得挺幸福的，忙着照看两个妹妹——特别是小妹妹玛莎，好让她在适当的时候出门闯荡。范妮总是在店里忙，所以两个妹妹都是苏菲照顾。有时候两个妹妹也会打打小架，惊声尖叫，互相拽头发。莱蒂可不甘心像苏菲一样，成为注定没有出路的人。

“不公平！”莱蒂常常大声叫嚷，“为什么玛莎总是有最好的东西？就因为她是最小？我将来会嫁给一位王子，就是这样！”

这时玛莎就回嘴说，自己将来用不着嫁人也会富得流油。

最后总是苏菲把她们拽开，给两人缝补衣服。苏菲的针线活从小就做得好，大一点便开始给两个妹妹做衣服了。就在这个故事开始前的五月节，她刚为莱蒂做了一套深玫瑰红的衣服，范妮说，看起来就像是在金伯里最高级的商店里买的。

这时候大家又开始谈论韦斯特女巫了。据说女巫威胁要国王女儿的命，所以国王命令御用法师苏里曼前去韦斯特对付女巫。看起来苏里曼法师不仅没能打败女巫，而且连自己的性命好像也丢啦。

几个月后，一座高大的黑城堡忽然出现在奇平镇的山头上，四个细高的塔楼冒着大片黑烟，人人都知道，女巫终于又离开了垃圾城，要像五十年前那样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了。大家都很害怕，没人敢独自出门，特别是在晚上。更让人害怕的是城堡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镇子西南面的沼泽地里，一会儿在镇东面的石头山上，一会儿又在山脚的石南花丛中，离镇子最北面的农场不远。有时你能看见它在阵阵阴风中移动，塔楼里还不断冒出滚滚浓烟。有一阵子，大家都觉得不久这城堡就要移到山谷中来，市长也说该派人向国王求救了。

但是城堡总是在山上转来转去，大家这才知道城堡原来不是韦斯特女巫的，而是属于魔法师霍尔。可这位霍尔也不是什么好人。虽然他看起来并不打算下山，但据说他以收集小女孩、吸取她们的灵魂为乐。还有些人说他吃了那些女孩的心。他可真是个冷血无情的魔法师，如果哪个女孩子一个人遇上他可就倒霉了。和奇平镇上的其他女孩一样，苏菲、莱蒂和玛莎也被父母警告，不得独自出门。这对她们来说可太糟了，她们倒想知道魔法师霍尔到底要用那些收集来的灵魂干什么。



不久这三姐妹就没时间为这事操心了，就在苏菲可以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海特先生忽然去世了。他一直对三姐妹很好，但此时她们的学费已经使商店负债累累。葬礼之后，范妮就在店隔壁家里的客厅中告诉了三姐妹家里的实际情况。

“恐怕你们都得辍学了。”范妮说，“我一直在想办法维持，可现在看来，要想让店里的生意做下去，又能照顾到你们三个，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每人都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干学徒。你们三个不能都留在店里，我养不起，所以只能这么决定。首先是莱蒂……”

莱蒂抬起头，脸上洋溢着悲伤，可一身黑衣也遮掩不了她的健康和美丽。“我想继续学习。”她说。

“亲爱的，你会的。”范妮说，“我已经为你在西莎丽，就是镇广场上那家糕点店找好了一份学徒工干。据说他们对学徒就像对国王和王后一样，你在那里会很开心的，同时还能学到一门有用的手艺。西莎丽夫人是我们的老客户和好朋友，她同意帮忙让你先进去。”

莱蒂笑了笑，显然并不满意。“好的，谢谢你。”她说，“还算运气好，我就喜欢做饭。”

范妮看上去有点放心了，大家都知道，莱蒂有时候可是倔得怕人。“玛莎，”她说，“我知道你现在出去工作还太小，所以我想你最好学徒的时间长一点，学点有用的东西，将来再决定究竟干什么。你认识我以前的同学安娜贝尔·费尔法克斯吧？”

苗条漂亮的玛莎睁着灰色的大眼睛，像莱蒂一样倔强地盯着范妮。“你是说那位讲个不停的女人吗？”她说，“她是个女巫啊！”

“对，她有一座漂亮的房子，整个福汀谷到处都有她的顾客。”范妮急忙说，“她是个好人，玛莎。她会教给你自己知道的一切，而且很可能把你介绍给她在金伯里认识的那些大人物。等你满师的时候，就能自己立足了。”

“她倒是挺和蔼的，”玛莎勉强说道，“好吧。”

苏菲一面听着，一面想，范妮的安排真是恰如其分。二女儿莱蒂是没什么大出息的，所以范妮让她去学厨，这样她可能会遇上个帅小伙，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注定要外出闯荡赢得成功的玛莎来说，法术魔力和众多的朋友将助她一臂之力。苏菲也很清楚对自己的安排，因此当范妮说出来时，她一点也不吃惊。“好了，苏菲啊，你是老大，看起来，等我退休了，只有你才适合继承帽子店。所以我打算让你跟我学徒，让你有个机会学做生意。你觉得怎么样？”

苏菲感谢范妮的安排，并表示将安心从事帽子生意。

“那就这么说定了！”范妮说。

第二天，苏菲帮玛莎把衣物收拾好，隔天早上大家一起为她送行。马车上的玛莎坐得笔直，看起来又小又紧张。因为要去费尔法克斯夫人居住的上福汀，必须经过魔法师霍尔的城堡，玛莎害怕也是自然的。

“她会没事的。”莱蒂说。莱蒂不要苏菲帮忙收拾行李。当马车消失在视野之外时，莱蒂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一个枕头套，然后给了邻居的送货员六便士，让他用手推车推到镇广场的西莎丽糕点店去。

莱蒂自己跟在手推车后面走，看上去比苏菲想的要高兴得多。事实上，她有点终于摆脱老帽子店的神情。



送货员带回来莱蒂写的一张潦草的便条，说她已经把东西都放在女学徒宿舍里了，西莎丽糕点店很有意思。一星期后，邮差捎来了玛莎的信，说她已经安全抵达，费尔法克斯夫人是个“大好人，所有的东西里都加蜂蜜。她养着蜜蜂”。苏菲和妹妹们的联系就这么多，因为在玛莎和莱蒂离开的那天，她也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活。

苏菲其实已经很熟悉帽子买卖了，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院子的大作坊跑进跑出了。在这个大作坊里，帽子在帽模上熨烫成型，帽子上的花、水果和其他装饰则用蜡和丝制成。作坊里的工人她都认识。当她父亲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人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她认识贝西，惟一留下来的售货员。她也认识来买帽子的顾客和从乡下运草帽来作坊加工的送货员，还认识其他的供货商，也知道如何为冬天戴的帽子做毛毡。所以除了教教她卖帽子的窍门，其实范妮没有多少可教她的。

“宝贝，关键得让她们挑到适合自己的帽子。”范妮说，“首先你要给她们试试不合适她们的，这样她们一戴上合适的帽子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了。”

事实上，苏菲并不怎么卖帽子。在作坊中看了一天，又和范妮去见了见呢绒商和丝绸商，范妮就安排她负责给帽子镶边。苏菲于是坐在商店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给丝绒软帽缝上玫瑰花和面纱，里面衬上丝的衬里，外面则镶上时髦的蜡制水果和缎带。她做这个很擅长，也相当喜欢。不过，她还是觉得有点孤独和沉闷。作坊里的人年龄都很大久没有活力，此外，他们拿她当外人，觉得她将来是要继承这生意的。贝西对

她也是一样。贝西惟一和她聊起的就是她在五月节之后要嫁的农夫。苏菲羡慕范妮，可以随时离开去和丝绸商人谈价钱。

最有意思的是听顾客的谈话，没有人不说说闲话就买下一顶帽子的。苏菲坐在她的小房间里，一边缝纫，一边听着：什么市长从不吃绿色蔬菜啦，什么魔法师霍尔的城堡又移动到悬崖附近了，然后便是窃窃私语……每当他们谈到魔法师霍尔的时候，声音总是放得很低，但苏菲猜测他已经在上个月从这里捉走了一位少女。“蓝胡子！”有人耳语道，然后就是大声地说简·法瑞尔的新发型完全就是不知廉耻，那样的发型就连魔法师霍尔也吸引不了，更不用说那些好男人了。然后会有短暂而恐惧的关于韦斯特女巫的议论。苏菲开始觉得那个魔法师霍尔和韦斯特女巫应该是一伙的。

“他们像是天生一对，该有个人给他们说个媒。”她对正在镶边的帽子说。

但是到了月底，商店里的闲话突然都是有关莱蒂的了。西莎丽的店里成天成夜都是来买好多蛋糕并指名要莱蒂来卖的年轻绅士。已经有十个人向她求婚了，从市长的儿子到扫大街的都有。但她把他们一古脑儿全都拒绝了，说自己还太小，没法决定终身大事。

“我觉得她很聪明。”苏菲对正在缝丝衬里的帽子说。

范妮对这消息颇为满意。“我知道她行的！”她高兴地说。苏菲觉得范妮是为莱蒂不在身边而开心。

“对店里那些主顾来说，莱蒂这样令人伤心。”她对帽子说，一边给蘑菇色的丝缎打褶，“可是，你这寒酸的老帽子，莱蒂美得甚至会使你



都充满魅力，其他的女孩看到她只有绝望的份儿。”

随着光阴流逝，苏菲对帽子说的话越来越多，因为她也没有别人可以谈话。每天范妮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谈生意，或是找主顾，贝西则忙于接待顾客，并且告诉每个人她的婚礼计划。苏菲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做完一顶帽子，就将它放在台子上，看起来就像是个没有身体的头，这时她会停下来告诉帽子它下面的身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你得讨好顾客，所以她对帽子都有点过分夸赞。

“你有神秘的诱惑力。”她对一顶面纱下闪烁着光芒的帽子说。而面对一顶宽大的、奶油色帽边下镶着玫瑰的帽子时，她则说：“你一定会嫁个有钱人！”对一顶镶着绿羽毛的青色草帽她会说：“你像春天的叶子一样青春勃发。”她告诉粉红的软帽它们甜美动人，对天鹅绒镶边的帽子则说它们机智聪慧。她对蘑菇边的软帽说：“你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有一个贵人会发现它并和你坠入爱河。”这是因为她为这顶软帽感到遗憾，它看起来是如此平庸难看。

简·法瑞尔第二天就来买了它。她的头发看上去确实有点奇怪，苏菲想，从她的小房间看出去，简就像是在头发上扎着一排扑克牌。苏菲有点遗憾她选了那顶帽子。不过那时每个人似乎都在买帽子。也许是范妮的推销起了作用，也许是因为春天来了，不管怎么说，帽子生意毫无疑问好了起来。范妮开始有点后悔地说：“我想我不应该这么急着要玛莎和莱蒂走的。按照这样的情形，我们还能凑合下去。”

四月下旬接近五月节的时候，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多，苏菲必须穿上端庄的灰色裙装到店里帮忙接待顾客。但是这样她就几乎没有时间来给

帽子镶边了，所以，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帽子带到隔壁的家里，就着灯光干活，保证第二天有帽子卖。像市长夫人戴的青色帽子就有很多人要买，还有粉红的软帽要的人也多。在离五月节一个星期的时候，有人来店里要买和简·法瑞尔一样的蘑菇边帽子，据说简戴着它和凯特拉克公爵私奔了。

那天夜晚，在缝纫的时候，苏菲终于承认自己的生活相当乏味。她不再和帽子说话，而是每完成一顶便试戴一下，照照镜子。这绝对是个错误。稳重的灰色裙装不适合苏菲，尤其是当她的眼睛因为缝纫而发红的时候。而且，她的头发是金红色，既不适合戴青色的帽子，也不适合戴粉色的帽子，而蘑菇边的帽子则让她看起来沉闷疲惫——“像个老处女！”苏菲说。她并不想像简·法瑞尔一样和公爵私奔，或是像莱蒂一样，镇上一半人都向她求婚。但她想要做些什么，她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不过那应该是比整天给帽子镶边有趣点的事情。她想自己明天会找时间去跟莱蒂谈谈。

但她没有去。也许是她没时间，或者是她没力气，或者是镇广场看起来很远，又或者是她记起自己一个人出门会有危险——因为魔法师霍尔。无论如何，去看望她的妹妹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非常奇怪。苏菲一向认为自己和莱蒂一样坚强。现在她发现，有些事情她只有在没有借口可推脱的时候才会去做。“真荒谬！”苏菲想，“镇广场过两条街就到了。如果我跑的话……”她发誓等店里五月节关门的时候一定去西莎丽。

这时店里又有了新的闲话。国王和他自己的兄弟贾斯汀王子起了争



执，据说王子已经离乡流亡了。没人知道争执的原因，但王子实际上已经乔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几个月前来过奇平镇。国王让凯特拉克公爵负责找寻王子，公爵就是这样碰巧遇见简·法瑞尔的。苏菲听着觉得郁闷。确实有有趣的事情在发生，不过总是在别人身上。但去看看莱蒂总是好的。

五月节来了。街上的狂欢庆祝一大早就开始了。范妮一早也就出了门，但苏菲还有些帽子要先做好。她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毕竟，莱蒂也在上班呢。西莎丽在假日里要一直开到午夜。“我要买一块他们的乳酪蛋糕，”苏菲决定，“已经好多年没吃过了。”她看着人们穿着各种亮丽的衣服从窗外蜂拥而过，还有卖各种纪念品的人、踩高跷的人，觉得十分兴奋。

可是，当她最终披上一条灰色的披肩走出家门时，苏菲却并没有觉得兴奋。她觉得自己好像被节日的气氛淹没了。周围都是乱闯乱跑、大喊大笑的人，简直拥挤不堪。苏菲感觉过去几个月坐着缝纫好像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女人，或者一个半残疾人。她围紧披肩，沿着街边的房子走，尽量避免被别人的好鞋子踩到，或是被那些丝绸袖子里的手肘戳到。当头顶上忽然传来接连的“砰砰”声时，苏菲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她抬起头来，看见魔法师霍尔的城堡正在城镇的山坡上。城堡离镇子很近，就像是坐落在烟囱上一样，蓝色的火焰正由城堡的四个塔楼熊熊冒出，蓝色的火球随着火焰在天空中爆炸，十分可怕。五月节好像得罪了这位魔法师霍尔似的。不过也可能他正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加入节日的庆祝活动。苏菲害怕极

了，没空儿去想这些。要不是已经走到半路了，她可能就回家去了，因此她赶紧跑了起来。

“是什么让我想要生活得有趣点呢？”她一边跑，一边问自己，“我会给吓坏的。也许是因为我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吧？”

当她来到镇广场的时候，情形比预想的更糟。大部分酒馆都在这里。一大群年轻人醉醺醺地走来走去，虚张声势地吓人，他们披着斗篷，拖着长袖，在地上踩着带扣的长靴，这样的打扮，他们平时做梦也不会有。他们大声地议论着女孩子，还不停地向她们打招呼。女孩们都是成双成对地在闲逛，准备随时和他们搭讪呢。这在五月节很普通，不过苏菲还是被吓坏了。当一个身着奇异的蓝色和银色装束的年轻人看到苏菲，想和她搭讪的时候，苏菲赶紧缩进一家商店的门内，想躲在那儿。

年轻人惊讶地看着她。“没关系，小灰老鼠，”他怜悯地笑着说，“我不过想给你买杯喝的，可别吓成这样啊。”

他那怜悯的神态使苏菲备感惭愧。他的模样是这样出色，有一张瘦削沧桑的脸和一头漂亮的金发。可那张脸看起来不年轻，该有二十多岁了。他的袖子比别人的都长，带荷叶边和银饰。

“哦，谢谢您，但请不必麻烦了——如果可以的话，先生。”苏菲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正要去看我妹妹呢。”

“那就去吧，”这个有点沧桑的年轻人笑着说，“我怎么能让一位漂亮的小姐不去见她的妹妹呢？既然你看起来这么害怕，也许你会要我和你一起去？”

年轻人态度温和，这更让苏菲难堪。“不用了。谢谢您，先生！”她



喘了口气，赶紧从他身边逃开。他还搽了香水，那风信子的味道一直跟着她跑。真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啊！苏菲这样想着，一边在西莎丽外面的小桌子间穿行。

桌子都坐满了，店里面也满了，和外边街上一样嘈杂。苏菲在柜台后的一排店员中很快找到了莱蒂，因为一群农夫的儿子正靠在柜台上冲她吆喝呢。莱蒂可能瘦了点，但比以前更漂亮了。她正在飞快地往袋子里放蛋糕，接着敏捷熟练地一扭袋口，然后回头冲着自己手腕下每个拧好的袋子微微一笑。周围笑声不断。苏菲好不容易才挤到柜台跟前。

莱蒂看见了她。她看上去有点激动，然后她的眼睛变大了，笑容也更灿烂了。她大声叫道：“苏菲！”

“我能和你谈谈吗？”苏菲大喊道，“找个地方。”她有点无可奈何地大叫。一只穿着讲究的大手肘正把她从柜台边往回挤。

“马上就好！”莱蒂叫着回答。她和身边的女孩一阵耳语，女孩点头笑了笑，来顶替莱蒂的位置。

“我来给各位服务，”她对众人说，“请问谁是下一位？”

“但是我想和你聊聊，莱蒂！”一个农夫的儿子大叫道。

“和凯莉聊吧。”莱蒂说，“我要和我的姐姐聊呢。”没人真的介意。他们叫苏菲不要整天占着莱蒂，就将她挤向柜台的一头，莱蒂正在那儿撑着活动台板向她招手呢。苏菲从活动台板那儿穿过柜台，莱蒂拽着她的手，把她拉到商店的后面，一间满是木架子的房间里。木架上摆满了蛋糕。莱蒂拉过两个凳子。“坐吧。”她说。她心不在焉地